



◀屋檐窖。 ▲雨水经过沉淀非常清澈,即使是生水,他们喝了也不闹肚子。(资料图)

“屋檐窖”让渔民摆脱苦卤水

北海新区渔村里的“屋檐窖”凝结了渔民的智慧结晶

中国 滨州 京博
本栏目由京博集团全程支持

文化寻踪

本报通讯员 王胜春 王树成 本报记者 赵树行

屋檐窖是渔家人自己的创造发明

屋檐窖是渔家人在建村初期,为了解决生活用水,用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双手创造发明的。屋檐窖一般建在渔家屋檐下,大约两米深,三米宽,四米长,地上部分有半米高,窖口用

砖混封着,留有约六十公分见方的取水口,用木板盖着。池口与屋檐之间用一根直径约十公分的弧形水管连接,屋檐下连接水管的还有一段数米长的水槽,水槽与屋檐平行。

每当下雨时,屋檐下的水槽会把雨水收集起来,然后顺着水管流入屋檐窖中。整整一个雨季,屋檐窖里的水边用边集,这一窖雨水将成为渔家人一年的生活用水之源。

最初接水曾是半泥半水

上世纪50年代处,渔民在这里只是季节性居住,当时没有淡水,没有房屋,渔民居住的是低矮的“地窖子”,喝的是苦卤水(当地的地下水,由于地处沿海,所以水质苦咸,故称“苦卤水”),走的是黄土路。最初在这里定居的“拓荒者”们靠雨水和冰水来解决生活用水问题,后来用海产品,盐换取过往船只上的淡水,或者到东风港、潮河

一带用渔船运淡水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,部分渔民开始在这里定居,生活用水仍然是一个大问题。人们便用劈成两半的竹竿做水槽,下面放一水缸收集屋檐上的雨水,由于是土坯房,收集到的都是混浊的泥浆,得先在水缸里沉淀一段时间才能饮用。这便是屋檐窖的雏形。据在此出生的岔尖村支书侯宝栋讲,当

时接的雨水往往是半缸黄泥半缸水,他母亲手拿着瓢,小心翼翼将沉淀后的雨水收集在小水桶里,再一桶一桶地将它们收集在大水缸里,做饭用的是屋檐窖水,洗碗洗手就用苦卤水。在雨水少的年头,参杂着黄泥的屋檐窖水也不够用,人们只好用半缸屋檐窖水掺上半缸苦卤水,来度过缺水的日子。

窖水不生虫不变质喝了不拉肚子

渔村人最珍惜的就是淡水,尽管自来水已经通进了家家户户,缺水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,但是他们珍惜水的习惯却一直延续下来,整天在大海上飘风打浪的渔民,天生都有一副好身板,渴了就趴在屋檐窖口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下肚,绝对不会因为喝了凉水拉肚子,这其中的原因,并不仅仅因为是他们

的身体好,更重要的是因为,储存在屋檐窖里的雨水虽经历四季,却不生虫不变质,忠厚朴实的渔村人讲不出这其中的科学依据,这却是他们几十年来实践经验的见证。

在渔村,最珍贵的就是淡水。再粗鲁的渔村汉子,也不会将喝剩的屋檐窖水随便倒掉,准确的说,你很少看到他们喝完了会在瓢里

有剩水。“喝多少就舀多少!”这是老人们提醒年轻人的一句话。渔村的孩子像海边的跳跳鱼,顽皮是他们的天性,但是再调皮的孩子也不会做出向屋檐窖里扔东西、吐口水之类的事情,渔村的老老少少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,爱护这一窖被他们视为生命之源的雨水,已经成了一种固有的传统。

屋檐窖成为渔村一道别致的风景

上世纪70年代末,渔民公社化,岔尖村成立了海铺。公社为解决渔民生活用水问题请上海人在村里打了一眼机井,渔村开始饮用机井水,由于机井水含氟依然较高,屋檐窖始终作为主要生活水源伴随着渔民的生活。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渔村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砖瓦房替代了土坯房,2009年,清澈甘甜的自来水通进了北海新区的沿海渔村,但屋檐窖仍是

渔村最大的“水缸”,被渔家人保留了下来,家家建新房子的时候都建一个大的屋檐窖,并改进成了混凝土结构。严丝合缝的化学材料接水管代替了老式的竹竿,屋檐窖里的水质也更加清澈甘甜。

走进今天的岔尖渔村,你会发现,屋檐窖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,村民在屋檐窖上养花种草,让它成为院子里的小花园。再加上枣树葡萄架,渔村小院就显得格外清丽雅

致。来渔村游玩的外地游客,都会饶有兴趣地参观一下这见证了渔村人生活变迁的“老物件”,向老渔民打听渔村当年的生活片段,有的还要和屋檐窖一起合个影。

“屋檐窖在底下,水质不会受到污染,不生蛀虫,可以长时间储存,而且水质甘甜。”岔尖村村民宋连国说,虽然现在通上自来水了,人们仍舍不得陪伴了他们几辈人的屋檐窖。



每次用完水,村民都会小心翼翼地盖上盖,生怕池子里面会掉进脏东西。



岔尖村的村民站在台子上取水,现在虽然有了自来水,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喝屋檐窖水的日子。